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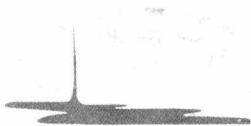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 帝王生涯

苏童

——
著

我的帝王生涯

苏童
——
著

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帝王生涯 / 苏童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ISBN 978-7-213-09076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282641号

我的帝王生涯

WO DE DIWANG SHENGYA

苏童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（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）
责任编辑 钱 丛
责任校对 陈 春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电脑制版 刘 宽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30千字
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9076-9
定 价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自序

我的写作忽疏忽密，持续有些年头了。谈创作，有时有气无力，有时声如洪钟，也谈了好些年头了。但给自己的书写自序，上一次似乎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。我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这样抗拒写自序，就像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那样热衷，我也不清楚自序的用途，究竟是为了对读者多说一些话，还是为了对自己多说一些话。

一般来说，我不习惯在自己的作品结尾标注完成时间，但我在头脑一片空茫之际，罕见地自我考古，找出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小说集《少年血》，我意外地发现那本书的自序后

面标记了一个清晰的时间：1992.12.28。自序提及我当时刚刚写完了一篇名叫《游泳池》的短篇，而篇末时间提醒我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快要庆祝1993年的元旦了。我想不起关于《游泳池》的写作细节了，能想起来的竟然是那些年我栖身的阁楼，低矮的天花板，狭窄的楼梯，有三处地方必须注意撞头，我习惯了在阁楼里低头缩肩的姿势。那些寒冷的冬夜，北风摇撼着老朽的木窗以及白铁匠邻居们存放在户外的铁皮，铁皮会发出风铃般的脆响。有时候风会从窗缝钻进来，在我的书桌上盘旋，很好奇地掀起稿纸的一角，我抹平稿纸，继续写。我想起我当时使用的一盏铁皮罩台灯，铁皮罩是铅灰色的，长方形的，但灯光很温暖，投射的面积很大，那时候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但我写作的时候，手大部分时间泡在那温暖的光影里，并不冷。说这些我有些惭愧，感慨多，并非一件体面之事，但我想把如此这般的感慨体面地修饰一下：写作这件事，其实可以说得简单些，当时光流逝，写作就是我和岁月的故事，或者就是我和灯光的故事。

前不久听一位做投资的朋友概括他们考察项目的经验，说种种考察最终不外乎考察两点：一是你去哪里，二是你怎

么去。会心一笑之间，忽然觉得这经验挪移到写作，一样的简洁可靠，创作其实也是一样的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习惯说，让作品到远方去，甚至比远方更远；让作品到高处去，甚至比天空更高。这都很好，没有毛病。我们唯一的难题是怎么去，这样的旅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甚至没有确定的路线图，只有依靠一字一句行走、探索，这样漫长的旅程看不到尽头，因此，我和很多人一样，选择将写作持续一生。

里尔克曾经给年轻的诗人们写信告诫：“以深深的谦虚与耐性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开朗的时刻，这才是艺术的生活，无论是理解或创造，都一样。”这封信至今并不过时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收到了这封信，我们很多人愿意手持这封信写作、生活，无论那个豁然开朗的时刻是否会来到，深深的谦虚与耐性都是写作者必须保持的品格，当然，那也是去远方必需的路条。

苏童

目 录
◇

第一章 001

第二章 089

第三章 181

第一章

1

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，霜露浓重，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。我在近山堂前晨读，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，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，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，我看见我的手腕上、石案上，还有书册上，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。

是鸟粪，公子。书童用丝绢替我擦拭着手腕，他说，秋深了，公子该回宫里读书了。

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也快降临了。我说。

——前来报丧的宫役们就是这时候走进近山堂的，他们手执一面夔国公的黑豹旌旗，满身缟素，头上的丧巾在风中款款拂动。走在后面的是四名抬轿的宫役，抬着一顶空轿，我知道我将被那顶空轿带回宫中。我将和我敬重或者讨厌的人站在一起，参加父王的葬礼。

我讨厌死者，即使死者是我的父亲，是统治了夔国三十年的夔王。现在他的灵柩安置在德奉殿中，周围陈列着几千朵金黄色的雏菊，守灵的侍兵们在我看来则像一些墓地上的柏树。我站在德奉殿的第一级台阶上，是祖母皇甫夫人携我而上的，我不想站在这里，我不想离灵柩这么近。而我的异母兄弟们都站在后面，我回过头看见他们用类似的敌视的目光望着我。他们为什么总喜欢这样望着我？我不喜欢他们。我喜欢看父王炼丹的青铜大釜，它现在被我尽收眼底，我看见它孤单地立于宫墙一侧，釜下的柴火依然没有熄灭，釜中的神水也依然飘散着氤氲的热气，有一个老宫役正在往火灰中加添木柴。我认识那个老宫役孙信，就是他多次到近山堂附近的山坡上砍柴，他看见我就泪流满面，一腿单跪，一手持柴刀指着夔国的方向说，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。

有人敲响了廊上悬挂的大钟，德奉殿前的人一齐跪了下来，他们跪了我也要跪，于是我也跪下来。我听见司仪苍老而遒劲的声音在寂然中响起来，先王遗旨、王遗旨、遗旨、旨。

祖母皇甫夫人就跪在我的旁边，我看见从她的腰带上垂下的一只玉如意，它被雕刻成豹的形状，现在它就伏在台阶上，离我咫尺之遥。我的注意力就这样被转移了，我伸出手悄悄地抓住了玉如意，我想扯断玉如意上的垂带，但是皇甫夫人察觉了我的用意，她按住了我的那只手，她轻声而威严地说，端白，听着遗旨。

我听见司仪突然念到了我的名字，司仪加重了语气念道，立五子端白承袭燮王封号。德奉殿前立刻响起一片嚶嚶嗡嗡之声，我回过头看见母亲孟夫人露出了满意而舒展的笑容，在她左右听旨的嫔妃们则表情各异，有的漠然，有的却流露出愤怒而绝望的眼神。我的四个异母兄弟脸色苍白，端轩紧咬着他的嘴唇，而端明则咕哝着什么，端武朝天翻了个白眼，只有端文故作镇静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难受，端文一心想承袭王位，他也许没想到父王会把王位传给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会如此突然，成为燮王，那个炼丹的老宫

役孙信对我说，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。可是父王的遗诏上写着什么？他们要让我坐在父王的金銮宝座上去啦。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我才十四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继承王位。

祖母皇甫夫人示意我趋前接旨，我向前走了一步，老迈的司仪捧出了父王的那顶黑豹龙冠，他的动作颤颤巍巍，嘴角流出一条口水的黏液，使我为他担忧。我微微踮起脚，昂着头部，等待黑豹龙冠压上我的头顶。我觉得有点害羞和窘迫，所以我仍然将目光转向西面宫墙边的炼丹炉，司炉的老宫役孙信坐在地上打盹儿，父王已经不再需要仙丹，炼丹的炉火还在燃烧。为什么还在燃烧？我说。没有人听见我的话。黑豹龙冠已经缓慢而沉重地扣上我的头顶，我觉得我的头顶很凉。紧接着我听见德奉殿前的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，不是他，新夔王不是他。我看见从嫔妃的行列中冲出来一个妇人，那是端文和端武的母亲杨夫人，我看见杨夫人穿越目瞪口呆的人群拾级而上，径直奔到我的身边。她疯狂地摘走我的黑豹龙冠，抱在胸前。你们听着，新夔王是长子端文，不是五子端白。杨夫人高声大叫着，从怀里掏出一页宣纸，

她说，我有先王遗诏的印件，先王立端文为新燮王，不是端白。遗诏已经被人篡改过啦。

德奉殿前再次哗然。我看着杨夫人把黑豹龙冠紧紧抱在胸前，我说，你想要就拿去吧，我本来就不喜欢。我想趁乱溜走，但祖母皇甫夫人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一群侍兵已经上去擒住了疯狂的杨夫人，有人用丧带塞住了她的嘴。我看见杨夫人被侍兵们抬下去，迅速离开了骚动的德奉殿。

我愕然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

我登基的第六天，父王的灵柩被运出了宫中。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涌向铜尺山的南麓，那里有燮国历代君王的陵墓，也有我早夭的同胞兄弟端洗的坟穴。在路上我最后一次瞻仰了父王的遗容，那个曾经把玩乾坤的父王，那个英武傲慢、风流倜傥的父王，如今像一段枯萎的朽木躺在楠木棺槨里。我觉得死是可怕的，我从前认为父王是不会死的，但他千真万确地死了，像一段枯萎的朽木躺在巨大的棺槨里。我看见棺槨里装满了殉葬品，有金器、银器和各种珠宝，其中有许多是我喜欢的，譬如一柄镶有红宝石的短铜剑，我很想俯身去取，但我知道我不能随便猎取父王的殉葬品。

车马都停在王陵前的洼地上，等待着宫役们运来陪葬嫔妃们的红棺，他们是跟在我们后面的。我在马上数了数，一共有七口红棺。听说陪葬的嫔妃们是昨夜三更用白绢赐死的，她们的红棺将从上下东西的方向簇拥父王的陵墓，组成七星拱月的吉祥形状。我还听说杨夫人也已被赐死殉葬，她拒死不从，她光着脚在宫中奔逃，后来被三个宫役追获，用白绢强行勒毙了。

七口红棺被拖上王陵时，有一口棺木内发出沉闷的撞击声，众人大惊失色。后来我亲眼看见那口棺盖被慢慢地顶开了，杨夫人竟然从棺中坐了起来，她的乱发上沾满了木屑和赤砂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她已经无力重复几天前的呐喊。我看见她最后朝众人摇动了手中的遗诏印件，很快宫役们就用沙土注满了棺内，然后杨夫人的红棺被重新钉死了，我数了数，宫役们在棺盖上钉了十九颗长钉。

我对于夔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僧人觉空，他是父王在世时为我指定的师父。觉空学识渊博，善舞剑弄枪，也善琴棋书画。在近山堂寒窗苦读的那些日子里，觉空跟随我左右，他告诉我夔国的二百年历史和九百里疆域，历代君王的业绩

和战死疆场的将士故事，他告诉我夔国有多少山脉、多少河流，也告诉我夔国的人民主要以种植黍米和狩猎、打渔为生。

我八岁那年看见过一些白色的小鬼，每逢掌灯时分，那些小鬼就跳到我的书案上，甚至在棋盘的格子里循序跳跃，使我万分恐惧。觉空闻讯赶来，他挥剑赶走了白色的小鬼。因此，我从八岁起就开始崇拜我的师父觉空了。

我把僧人觉空从近山堂召到宫里。觉空趋前跪拜时神色凄清，手执一部书页翻卷的《论语》。我看见他的袈裟上绽开了几个破洞，麻履上沾满了黑色的污泥。

师父为何手持《论语》上殿？我说。

你还没有读完《论语》，我折页做了记号，特意呈上请夔王将书读完。觉空说。

我已经成为夔王，为何还要纠缠我读书？

夔王如果不再读书，贫僧就要回苦竹寺修行去了。

不许回寺。我突然大叫起来，我接过觉空手中的《论语》，随手扔在龙榻上，我说，我不许你离开我，你走了谁来替我驱鬼？那些白色的小鬼，它们现在已经长大，它们会钻到我的帐帷里来的。

——我看见两侧的小宫女都掩口而笑，她们明显在窃笑我的胆怯。我很恼怒，我从烛台上拔下一支烧着的蜡烛，朝一个小宫女脸上砸去。不许笑，我厉声叫道，谁再笑我就让她去王陵殉葬。

宫苑中的菊花在秋风里怒放，我的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一片讨厌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黄颜色。我曾经让园丁铲除宫苑中的所有菊花，园丁嘴上唯唯诺诺，暗地里却将此事禀报了祖母皇甫夫人，后来我才知道在宫苑中遍植菊花是她的意思，在花卉中她酷爱菊花，而且皇甫夫人坚持认为菊花的异香对她的头晕病有所裨益。母后孟夫人曾经悄悄地告诉我，祖母皇甫夫人在秋天大量食用菊花，她让宫厨们把菊花做成冷菜和汤羹，那是她长寿和治病的秘诀。我听了不以为然。菊花总是让我联想到僵冷的死人，我觉得吞食菊花就像吞食死人的腐肉一样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
钟鼓齐鸣，我上朝召见大臣官吏，当庭批阅奏折。那时候祖母皇甫夫人和母后孟夫人就分坐于两侧。我的意见都来源于她们的一个眼色或一句暗示。我乐于这样，即使我的年龄和学识足以摒弃这两位妇人的垂帘听政，我也乐于这样，

以免去咬文嚼字和思索之苦。我的膝盖上放着一只促织罐，罐里的黑翼促织偶尔会打断沉闷冗长的朝议，发出几声清朗的叫声。我喜欢促织，我只是担心一天凉似一天，宫役们去山地里再也找不到这种凶猛善斗的黑翼促织了。

我不喜欢我的大臣官吏，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丹陛前，提出戍边军营的粮饷问题和在山南实行均田制的设想，他们不闭上嘴，皇甫夫人不举起那根紫檀木寿杖，我就不能罢朝。我不耐烦也没有办法，僧人觉空对我说过，帝王的生活就是在闲言赘语和飞短流长中过去的。

皇甫夫人和孟夫人在群臣面前保持着端庄温婉的仪容，相互间珠联璧合、辅政有方，但是每次罢朝后两位夫人免不了唇枪舌剑地争执一番，有一次群臣刚刚退出恒阳殿，皇甫夫人就扇了孟夫人一记耳光。我感到很吃惊，我看见孟夫人捂着脸跑到幕帘后面去了，她在那里偷偷地啜泣，我跟过去望着她，她边泣边说，老不死的東西，早死早好。

我看见一张被屈辱和仇恨扭曲的脸，一张美丽而咬牙切齿的脸。从我记事起，这种奇特的表情就在母亲孟夫人的脸上常驻不变。她是个多疑多虑的妇人，她怀疑我的同胞兄弟